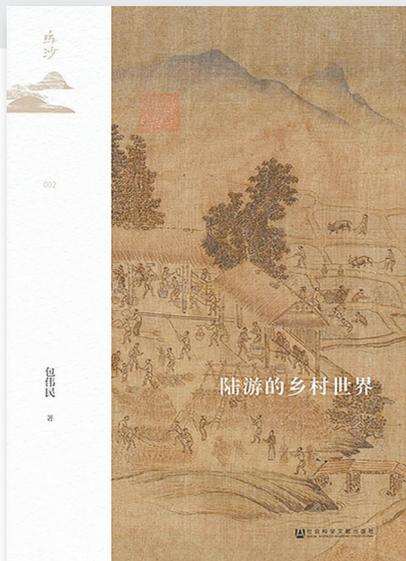


## 读本好书

## 诗中见乡情 乡里品史韵

## ——读包伟民《陆游的乡村世界》

在《陆游的乡村世界》一书中，著名学者、历史学教授包伟民先生通过对诗人陆游9000余首诗歌的研习和解读，用六章文字向我们呈现了南宋时期饱满、丰实、客观的江南村貌。那是陆游的乡村世界，是浙东地区古代农村生活的全景，是县级政权之下农村底层社会的原生态状况。



## ■李庆林

无论诗人在其诗词中如何夸张和遐想，他身后的历史背景是客观真实的。《陆游的乡村世界》一书，透过陆游的诸多诗歌，不仅让我们领略到诗人的农村住处“三山别业”的富足，以及陆游“大布缝长衫，东阡复南陌”出行时的洒脱，更让我们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南宋时期江南乡村“宾主欢娱一笑衫”的

古朴民风和“门前谁剥啄，县吏征租声”的阶级矛盾。

首先，此书对诗人陆游当时的身份、居住状况和农村的征租方式作了细致描摹和分析。陆游出身官宦之家，成年后大多住在绍兴城外的农村，在云门、梅山、石帆、三山均有住处。他时而做官入仕，时而出仕，前前后后在山阴的“三山别业”居住长达30年。所以作者分析说：“陆游的乡村世界，

就是浙东乡村一个中上水平乡居寓公的生活范本。”与此同时，当时乡村社会阶层复杂，其中的乡都组织即是代表皇权国家管理乡间的基层机构，征租敛租具体由“保长”（也叫作“亭长”）执行实施。陆游的身份与他们相近，都是为官府做事，因此他在《小舟白竹篷盖保长所乘也偶借至近村戏作》诗中写道：“茅檐细雨湿炊烟，江路清寒欲雪天。不爱相公金络马，羞他亭长白篷船。”包伟民在书中提醒我们，陆游对乡村职役人员的这番描述非常值得关注。

当时，浙东农村保长等职役人员已出现固定化、甚至胥吏化趋势，形成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，与广大农民拉开了距离。尤其一些习知乡间的无赖恶少，长期充代役名，权力不小。这使得他们去农户家里时，农户们不得不以酒食招待，即陆游诗中一句“催科醉亭长，聚学老书生”。由此可见诗人对当时催科之严酷的谴责评判，是浅尝辄止的，是有所保留的。同样为官，陆游还是会时

时担心丢官的。即便如此，他也多次在官场起起伏伏。

其次，包伟民在书中借助陆游的诗歌，对当时江南农村的交通、婚姻、礼仪、人情世故等，做了“清明上河图”似的文字展示与细述。

浙东山会平原属水网地带，乡间聚落大多沿河道分布，“西村渐过新塘近，宿鸟归飞已满枝”。但因雨水颇多，村路常泥淖不堪。陆游慨叹：“放翁愁坐茆斋里，泥淖连村不得行。”

包伟民还仔细分析了当时浙东乡村的婚姻情况，在平静温和的乡村世界背后，其婚姻关系，大多处于一个村内范围，婚姻圈子很小。即“世通婚姻对门扉，祸福饥饱常相依”或“一村婚媾皆邻里，妇姑孝慈均母子”。

陆游的乡村世界，当然与诗人自身的农居生活密不可分。陆氏乃绍兴大族，陆游的“三山别业”颇具规模，还置办有“石帆别业”等处。其妻妾为其生有七子一女，儿子们长大成人、娶妻生子后，各有配套居室。同时，陆游拥有大量田产，

除雇农耕种或租地耕种外，还有数亩园地供其植艺怡情，如花圃、蔬圃、药圃等。陆游的生活条件很好，鱼虾蟹蛤在他眼里都不算荤食，必须每顿饭有肉，猪肉、牛肉或羊肉。他在酒足饭饱微醺之下，便吟出“浦溲家家钓，村墟点点烟”的诗句。在包伟民的剖析中，一个多重人格、多重身份的陆游跃然纸上。他时而是心机颇深、收租小气的地主，时而是入官出官的士人，时而是诗不离口、闲居农田的农户，时而是长衫大布、醉步逍遥的乡绅，时而又是在他人看病开方的村医……这样的陆游才更加真实可爱。陆游86岁高龄去世，可谓长寿多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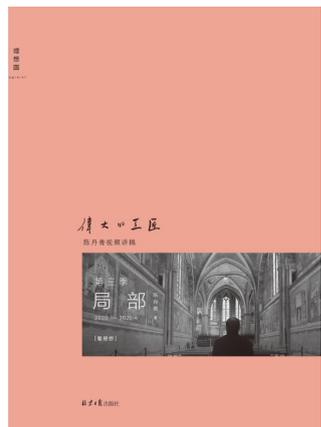
陆游的乡村世界，乡舍炊烟，袅袅人家，民风古朴，农耕田间；同时，亦是税赋严苛，喜忧参半。因此，包伟民在《陆游的乡村世界》中总结道：“陆游的乡村世界，无疑是赵宋国家的王土，并非官府权力鞭长莫及的世外桃源。”

## ///新书速递

## 书名：《局部：伟大的工匠》

作者：陈丹青

**简介：**本书是陈丹青视频节目《局部》第三季的讲稿，作者寻访意大利教堂、修道院，聚焦凝固于墙上的湿壁画。“文艺复兴三杰”常被比作高峰，作者却将“次要作品”与它们的创作者娓娓道来：“大名鼎鼎”的乔托与师傅“牛头”契马布埃，落拓不羁的马萨乔与气息高贵的马索利诺，可敬的乌切洛与可爱的老利皮，以及那些无名的工匠……千百幅湿壁画既是古代君王与臣民的教科书，又是图像的狂欢。在不用透视法的中古时代，这些工匠显示了绘画的另一种维度、另一种理性：更饱满、更开放、更接近现代性。艺术不是进化链，不要以为越是后来的艺术，越是好。



## 坚守读书写作的纯粹初心

## ——读止庵《沽酌集》

书如命、以读为乐的人，总是难寻一二。要么是“黄金屋”，要么是“颜如玉”，要么是“千钟粟”，纵使年轮流转，逝者如斯，多数读书人终其一生，骨子里的追求似乎亦仅止于此，亘古难易。止庵却是个“另类”，能兀兀穷年地静守一颗读书初心，板凳坐得半生冷，文章不写一句空，不管是对周氏兄弟（鲁迅与周作人）、张爱玲、刘半农、废名、钱穆等现代作家、学者的品评与考据，还是对日、法、俄等外国文学、历史、艺术作品的赏读与剖析，抑或畅谈自己选书、买书、读书、写书、编书的过往与心得，皆能体现他的慧眼独具与个性思考。其卓越才华、丰博学识与深厚修养，自始至终氤氲弥散于纸页间，若春野繁花，芬芳漫溢，耀目撼心。譬如，谈到周氏兄弟，止庵称“二人差异之一是美学上的。哥哥激越，弟弟沉郁，哥哥长于审美感受，弟弟偏重人生况味。他们都对我有重大影响，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。”止庵直觉敏锐，能从细微之处，通过多层面的对比，发掘出作家文字所传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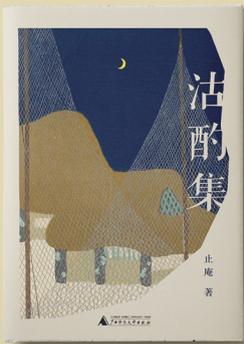
的精神异同。

实际上，《沽酌集》里的文字，虽“大多数是读书所得”，至今却已出版三次了。其蓬勃昂扬的生命力源于何处呢？止庵虽笑言：“（名为‘沽酌集’）就中意味，与沽酒自酌约略相近。若说不足与外人道未免夸张，总之是自得其乐。至于偶尔写写文章，到底还是余绪，好比闲记酒账而已。”可执卷细品，我们自然可以咂摸出止庵作文时的意在笔先，平白里蕴深意，低调中见思想，“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，写文章之前就要想一想，你写的这篇文章究竟有没有生命力。”不偏狭，不妄言，没有充足的准备不会轻易下笔，这与时下那些被部分出版社“雇佣”的“快枪手”们判若云泥。止庵读书，有一个原则，即“不从众、不趋时、不受惑”；止庵为文，“写的虽然是‘小品’，但准备的时候却要用写‘小品’的态度对待，也就是说，我写的文章，要有小品的形式和态度，但却要用写论文的方式来准备。”譬如，他曾写过一篇关于法国作家罗伯·格利耶的文章，尽管只有3000字，但其读罗伯·格利耶却读了有200万字。“写文章就像

用桶取井水，井一定要比桶大，你内心必须有一井水才能往外打一桶水。”这才是止庵的学者与作家本色，一个真正的读书人本色。

止庵并不赞同在读书上固步自封，或者说画地为牢，“应该让自己的视野更宽广一些”，这同样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。止庵以自己为例，说自己原本读书写文章，主要集中在文学领域和先秦哲学、历史领域等，如《周作人传》《樗下读庄》等著作。但这本《沽酌集》涉及面却比较广，诸如历史、思想、艺术，乃至旅行饮食、服装时尚、日常生活等。不可忽视的是，这些文章里，类似《饮食行》《谈时尚》《贞德的装束问题》等的源头同样始于相关书籍：“食物恋”丛书、“世纪时尚”丛书、《圣女贞德》与《性别与服饰》等。而也正是这些书，引发并促进了作者的思考，然后才有了“一己心得”。

“真正读书的人，什么书好才读什么书，并非什么书新才读什么书。”在《话说两种读书态度》一文中，止庵如是说。如何读书叫读书？如何写作叫写作？相信大家读了《沽酌集》后，会有新的认识和启发。



## ■刘敬

“从根本上讲，我把阅读视为对于真理和创造的一种认同过程。所以一再声明，自己真正的兴趣是读书，偶尔记录感想，不过是副产品罢了。”作家、学者止庵在随笔《关于自己》一文中如是坦言，此文收录于其文集《沽酌集》。细细品读这本集子，我能感受到文籍满腹的止庵先生的蔼然谦逊，而若是从先生与读者快意分享的“阅读使我真正成为我”这一角度去进一步理解，素以“书虫”自诩的吾辈，怕是会更加惭怍汗颜吧。

现如今，放眼周遭，真正嗜